大明高僧傳/卷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大明高僧傳
卷三 解義三

► 卷四

解義三

一、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　釋祖儞〈（附：石室瑛公、竹屋淨法師）〉

釋祖儞，字日章，別號用拙，蘇州常熟張氏子。祝髮後，東游四明，時我庵無公住延慶，石室瑛公居育王，皆待以忘年。後嗣法于竹屋淨法師，出世永定教寺。繼遷昆山廣孝、嘉定淨信，而主教吳下垂五十年。

洪武初，預選高行，有旨就天界寺說法。上數召入禁中，奏對稱允，加賜慈忍法師之號。後賜歸故里終焉。

二、寧波普陀寺沙門　釋行丕

釋行丕，字大基，寧波鄞縣人也。宗說兼通，行解相應，蔚為時之名僧。初由天台佛隴昇主寶陀，匡眾說法，恢復產業，而振興叢席。洪武庚戌春，正明部使者贛州劉君承直與師抱杖西東遊，使者曰：「此清淨境也，蓋為亭。」師乃建清淨境亭于寺之南嶺上，從三十尺衡如之，左倚山，右入潮音洞，學士宋景濂為記。

三、松江興聖寺沙門　釋原真

釋原真，號用藏，松江上海朱氏子也。出家受具興聖寺，傳天台教觀。戒行高潔，博極羣書，精修〈法華〉、〈彌陀懺法〉，暇則書〈法華〉諸經，隨緣演說，禪坐達旦。洪武乙丑微疾，索浴，書偈告眾曰：「四十二年，無作無修。有生有滅，大海一漚。真歸無歸，心空淨遊。」趺坐，泊然而終。

四、杭州上天竺寺沙門　釋慧日〈（附：栢子庭）〉

釋慧日，號東溟，天台賈氏子，即宋相賈似道之諸孫。及似道責戍，師尚幼，志求出家，依縣之廣嚴寺平山和尚。數年，落髮受具戒。

年二十二，聞栢子庭講台教於赤城，師趨座下。未幾，能領大義，子庭歎曰：「投丸於峻阪不足以喻其機之疾也。吾道藉子其大昌乎？」自是師之學沈浸醲郁而名重一時矣。一旦假寐，恍見竹橫地下，竹上凝者，白粥粲然，師臥地食之。既覺，言于子庭，庭為解曰：「竹與粥同音。子得就地而食，殆非緣在上、下天竺乎？」於是渡錢塘，謁竹屋淨法師于上竺，所處房頗卑濕，乃作詩風之。竹屋見詩，謂眾曰：「此子不凡，異日當主茲山，不可以小年易之也。」故乃遇如賓友，無何命典客寮，尋掌僧籍。竹屋化去，時湛堂澄公繼其席器，師延居後堂。年餘，出主吳山聖水。

元至正四年，住薦福。歷三[禾冀]，下天竺災，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。寺宇告成，王溍為之記。四年遷上竺，師知緣在，夙夜罔怠，凡寺中所制一重緝之。元順帝聞，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，並金襴衣以征之。十六年，退隱于會稽巖壑間，人無識者。元相達識帖穆爾遣使物色得之．力請還山，凡兩住上竺二十五年。

至我皇明太祖洪武二年，詔赴蔣山佛會，命禮部給饌。明日，召見奉天殿，百僚咸集，僧若魚貫，惟師臘最高，朱顏白眉，班居前列。上親問昇濟沈冥之道，師備奏稱旨。太祖顧謂僧眾曰：「邇來學佛者惟飽餐優游，沈薶歲月。如〈金剛〉、〈楞伽〉、〈心經〉皆攝心之要與，何不研窮其義？今有不通者，當質諸白眉法師。」自後召見，太祖但以「白眉」呼之而不名也。嘗與別峯同法師、金碧峯禪師輩賜食禁中，因奏瓦棺寺乃隋智者大師釋〈法華〉之所，不可從廢。太祖命就天界別建室廬以存其跡，詔即開山說法。五年孟春，復於鐘山建水陸大齋，命師說毗尼戒，太祖親率百僚臨聽。事竣，辭歸上竺，謝院事，日修〈彌陀懺〉以臻淨業。

十二年秋七月一夕，夢青蓮花生方池中，芬芳襲人，寤告眾曰：「吾生淨土之祥見

矣，於人間世殆不遠乎？」後四日，趺坐合爪而寂，世壽八十九，僧臘七十三。越十日，奉全身藏于寺之西峯妙應塔院。

師生軀幹脩偉，眉長寸餘，目睛閃閃射人。而人無老少，見師入城，咸呼曰：「我白眉和尚來也。」爭持香花以散其上。師面嚴冷，言不妄發，嘗對王公大臣，未出一軟媚語。至於誘引後學，其辭色溫如春曦，故人多悅從其學。嗣法有思濟、行樞、允鑑、允忠、良謹、普智、文會、元秀、景梵等若干人。

五、杭州集慶寺沙門　釋士璋〈（附：天心瑩、絕宗繼）〉

釋士璋，字原璞，郡之海寧王氏子也。生即伏犀貫頂，目炯炯，黑如點漆。幼即羶葷弗御，父母或陰試之，輒嘔不止。喜讀佛書，鄰有寺僧請其父曰：「此釋氏種也，盍乞師我？」父怒曰：「吾兒如芬陀花，非若倫也。」遂捨入傳法寺受五戒。時翰林侍制柳貫嘗憩寺舍，愛師，乃授以經史，親為敷繹奧義，師聞，迎刃即解。

年十九，薙髮為大僧。我庵無法師主上天竺，師將擔簦趨侍，忽夢遊寶所，有大菩薩教其胡跪作禮，口宣懺文。覺而思之，乃《普賢淨行品》偈文，果見我庵刮目視之，凡天台教觀一家章義以次授師。而志慮專一，力學無怠，至忘寢食。我庵陰鑒其勤，常以遠大期之。時有天心瑩素〈(亢不服人，故世稱「義虎」。)〉，亦艷師行，約共燈火，日與磨切詰難，極於毫芒，眾曰「雙璧」。久之，我庵化去，東溟日公補其席，陶冶學者，選師為開科，命知賓客，繼領懺摩事。

元至正十三年，受命住持棲真，而寺與南竺、演福二剎相隣，時有大用才、絕宗繼二老居之，師尤以學未足，日往扣焉，凡教觀之奧，偏圓本跡之微，一一無不條析，所以嘗對眾歎曰：「佛法教藏渺如烟海，固非獨善所能究盡。使吾自畫而不進，其能免於孤陋之誚乎？」二十年，移主旌德。元季，天下兵戈大亂，人咸計自藏，師獨專心寺事，不以世難自易厥志，其彰善癉惡風彩為之改觀。日納淨眾講演經疏，時無虛晷。

至我皇明洪武，集慶虛席。郡守李公請就提唱教乘，未幾，中書被旨，俾浙之東西五府名剎住持咸集京師，共甓天界，立善世院以統僧眾，同監董其役，諸方耆德皆莫知所為，師獨出方略，具有條叙。時十萬之眾咸倣法之。是年六月，既望預知時至，召弟子囑以後事。至十七日安然坐蛻，壽四十六，臘二十八。闍維，其弟子圓覺、一印、昇元、克勤等函其骨，建塔于龍井辯才法師塔南。

師之器局瀟灑，論議慷慨，據直道而不狥流俗。每徵諸剎，而樹徒植黨者皆為怨府，師乃誓不薙畜弟子，學者謁欲依附，必勵言拒之，不妄錄一人。

六、杭州演福寺沙門　釋如玘

釋如玘，字具庵，別號太璞。得法于文明海慧、繼絕宗公。師學冠羣英，才逸三教，非但十乘、三觀、九經、七史，凡世間所有名言秘典無不博綜。我太祖高皇帝賜旨命住天界，日與諸耆德闡揚教乘，以備召問。命同宗泐訂釋〈心經〉、〈楞伽〉、〈金剛〉，奉旨頒行天下。

七、紹興寶林寺沙門　釋大同〈（附：春谷、古懷肇公、斷江恩、晦機、天岸濟法師、古林茂）〉

釋大同，字一雲，別峯其別號也。越之上虞王氏子。父友樵。母陳氏娠師十月，父晝坐堂上，忽見龐眉異僧振錫而入，父起揖曰：「和尚何來？」曰：「昆侖山。」竟排闥趨內急追。聞房中兒啼聲，父笑曰：「吾兒得非再來者乎？」

還寶林，復侍春谷，且告中峯之意，谷隨命分座講〈雜華經〉。時宋故官徐天祐、王易簡相與崇獎，聲光煥著。郡守范公某憐春谷臘高，欲風之讓席，乃設伊蒲，親與師言。師毅然動容曰：「其所貴乎道者，在師弟之分耳。分明可以垂訓後學。苟乘其耄而攘其位，豈人之所為哉？明公固愛我，使我陷於名義，實傷之也。」范不覺避席謝曰：「吾師誠非常人，豈吾所能知也？」

元延祐初，出主蕭山淨土寺。次遷景德。至元，被命住嘉禾之東塔，隨改寶林。然寶林本清涼國師肄業之地，人咸榮師，師亦高臥不赴。於是郡邑交疏延請再至，始投袂而起。乃倣終南草堂故事，辟幽舍，招徠俊乂，故天下學者莫不擔簦躡屩，集其輪下。

至正初，賜佛心慈濟妙辯之號，並金襴僧伽衣。元臣忠介泰不華守越，苦旱，力請師禱。師爇臂香於玄度塔下，雨即大澍。元季，天下大亂，寺災，師奮然謀復新之。

至我太祖高皇帝御極，設無遮大會於鐘山，召師入見武樓。師時年八十，免拜跪。次日賜宴禁中，事竣，賑內庫白金數鎰幷珍物榮其歸。

師生神宇超邁，伏犀貫頂，身修偉玉立而美談吐。如坐王公貴人有排難教門者，則法輪滾滾，理或不直，雖斧鑽在前，亦小少挫其氣。有以危法加之，弗少顧，准誦〈華嚴經〉為常課而已，不移日，其人自斃。師每扶植他宗，毫無猜忌。如斷江恩，少林之學者，乃薦之主天衣；天岸濟，台教之徒也，挽之住圓通。師遊閩，時古林茂主福建之保寧，而馭下過嚴，楚僧無賴者將愬之於公府。師偶遇旅邸，乃設豐食從容餉之，謂曰：「吾固不識古林，聞為禪林名德。若輩將不利之，君子以若輩為何如人？不若且止，否則恐自罹大咎。」事遂寢。師性至孝，恨蚤喪父，每至忌日，必流涕不已。養母純至，非惟順色涼溫而已，必使心餐道味。及亡，蒸嘗無闕，且求名儒撰行實，樹石於墓側，師持律甚嚴，一缽外，無長物，惟有書史五千餘卷。

洪武二年十二月內示微疾。次年季春十日，登座說法，辭眾，歸方丈，端坐而化，世壽八十二，僧臘六十有五。闍維，徵異甚多，建塔于竹山。

所著有〈天柱稿〉、〈寶林類編〉各若干卷。嗣法弟子：妙心之大衍、皐亭之善現、高麗之若蘭、景德之仁靜、姜山之明善、延壽之師顗、南塔之國琛、福城之大慧、景福之性澄、妙相之道儞、法雲之道悅、淨土之梵翺、寶林之日益等。

八、松江上海安國寺沙門　釋紹宗〈（附：靜庵鎮法師）〉

釋紹宗，別號遂初，上海陳氏子。年十三，父母捨入里之安國寺，得法於靜庵鎮法師。天資穎悟，戒行精嚴。

初出說法於杭之長慶寺，大展玄風，緇素嚮化。次遷吳興慈感寺，時金陵長干守仁法師延居第一座，一眾傾伏。洪武癸酉應召，有事廬山，奏對稱旨，賜金縷僧伽黎，擢右講經，無何陞右善世。

丁丑正月五日示微疾，端坐而化。上聞，勅遣中使致。荼毗日，送者數千人。徒眾奉收舍利遺骨，塔于安國寺。

九、松江普照寺沙門　釋居敬〈（附：東源）〉

釋居敬，字心淵，別號蘭雪。學通內外，善屬文，精嚴律部。禮金陵大報恩寺一雨和尚職知客，後參杭州集慶寺東源法師，於懺摩堂居第一座，從而講〈周易〉。永樂初，

奉詔校大藏經，預修會典。已而住持上海廣福講寺。遷松江普照，大開法席一十三載。建大雄殿、海月堂、三解脫門，廊廡重軒、精舍香積，煥然新之，七眾瞻仰，道風大扇。

十、杭州龍井寺沙門　釋普智

釋普智，字無礙，別號一枝叟，浙江臨平褚氏子。出家，於錢塘龍井寺，依東溟日法師授天台性具之學。優於講說，歷四大道場，門風大振。晚年開演於松江延慶寺，遂為終老，專修淨業，寒暑不輟。永樂戊子正月二日微疾，會眾端坐，面西念佛而逝。嘗集註〈阿彌陀經〉一卷。

十一、蘇州延慶寺沙門　釋善啓

釋善啓，字東白，別號曉菴，姑蘇長洲楊氏子，世為宦族。甫能言，即通釋典如舊熟。父母異之，知是法器，捨入永茂院出家。無幾，薙染受具，屏跡龍山，研窮大藏，百氏諸史無不精究。

永樂戊子，出世郡之延慶寺。明年，應召纂修〈永樂大典〉，併校大藏經，賜金縷僧伽黎。一時名人若沈民望、王汝玉、錢原溥輩皆為方外交。或辯儒、釋之異，師曰：「無論聖人理同，且各為其教。」又曰：「東魯垂道，西竺見性，皆莫先於厚本。故吾儕雖離父母，而養生送死率皆從厚，與兄弟極友愛。」

正統癸亥示寂，塔於龍山。

十二、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　釋應能

釋應能，偽姓楊氏，實建文君也。太祖之嫡孫，懿文太子之長子，封皇太孫，諱允炆。生時頂顱頗偏，太祖撫之曰：「半邊月兒。」及讀書，甚聰穎。一夕，懿文太子與侍，太祖命詠新月詩，太子吟云：「昨日嚴陵失釣鉤，誰人移上碧雲頭？雖然未得團圓相，也有清光遍九洲。」太孫吟云：「誰將玉指甲，掐作天上痕？影落江湖裏，蛟龍不敢吞。」太祖覽之不悅，蓋「未得團圓」、「影落江湖」皆非吉兆。

洪武三十一年，太祖大漸，乃授以一小篋，封鑰甚密，戒於急難方開。是年五月十六日即位，年二十有三。明年，改元建文，召方孝孺為翰林侍講，直文淵閣，日講周官

禮，變更太祖舊制，於是諸王多不遜服，乃曲加恩禮。侍讀太常卿黃子澄、兵部尚書齊泰議削諸王之權謀者先燕，命侍郎張昺、都指揮使謝貴察燕動靜，遂逼燕起靖難師，南討黃、齊。

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門，帝縱火焚宮，啓太祖遺篋視之，得楊應能度牒、剃刀、袈裟、緇服，遂削髮，自御溝出遁，雲遊四方，自湖湘入蜀、雲南，復閩，入廣西橫州南門壽佛寺。居十五年，陞座演法，歸者甚眾，所至成大法席，人不知是帝也。復往南寧，居一蕭寺，衲子雲集，師為隨緣開示，一眾歡然。久之，至思恩州，立于當道，值知州出，從者呵之，師言：「我是建文皇帝也，自滇歷閩至此。今老矣，欲送骸骨歸帝鄉。」巡按御史聞於朝，賜號「老佛」，命驛送至京師。乃賦詩云：「流落江湖四十秋，歸來不覺雪盈頭；乾坤有恨家何在？江漢無情水自流。長樂宮中雲影暗，昭陽殿裏雨聲愁；新蒲細柳年年綠，野老吞聲哭未休。」

及至京，朝廷未審虛實，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，使審之。師見亮，即呼曰：「汝非吳亮耶？」曰：「不是。」師曰：「我昔御便殿，曾棄片肉於地，汝伏地餂食之，何得忘也？」亮稽首大慟。已而取入西內供養，竟卒於宮中

系曰：建文君既繼大統之二，應與賢佐之臣兢兢格守太祖之成法而補其未逮，則文皇帝亦安于藩邸矣。烏有靖難兵破金川門哉？為其一旦誤用方、黃輩，講周官，行井田，變更舊制，威逼親王，文皇烏能坐視大寶隳於侏儒而束手待縛耶？今數百年，國家之鼎盛，天下之治平者，誠賴靖難之一旅耳。

建文事，〈弇山集〉深言，其既罹難，必無出家之理；既出家，必無還宮之事。楊應能牒是冒之也。斯據〈國朝典故〉、〈皇明通載〉及〈憲章錄〉、〈思恩誌〉等說錄之，固於僧傳是不可缺，君子詳焉。

十三、隰州石室寺沙門　釋圓鏡

釋圓鏡，汾州臨縣人。早歲出家，游心賢首講肆，得悟諸經密旨。常遊平陽府隰州妙樓山石室寺，隨緣為眾說法。一日，至北門瓦窑坡土鑿，構一菴如龕，燕默其中。忽囑其徒曰：「吾將歸矣。」眾請其期，曰：「來日耳。」晨興沐浴，更三衣，焚香趺坐，說偈而逝。

十四、蘇州華山沙門　釋祖住〈（附：大章）〉

釋祖住，字幻依，麓亭其號也。丹徒人，姓楊氏。母朱氏夢梵比丘入其室，覺而誕師。少沈密，不貪世緣，喜作佛事。年十三，父母捨入龍蟠山，依朝陽和尚受〈法華〉、〈華嚴〉諸大部經。

十七薙染，十九受具，通曉諸經大義，自謂：「覺識所依，非關真際。」遂擔簦游少室，依大章和尚五載，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，先所得二師印可。次游都下，謁松、秀二法師，盡得清涼宗旨。淮安胡給事延住缽池山，造大藏經，作水陸無遮會。至南京，訪無極法師，居第二座，犍槌之暇即入眾作務。事竣，往京口萬壽寺演〈華嚴〉大鈔，至《入法界品》，地震，天雨甘露寶華。時無極率徒與焉，妙峯、承印二禪衲亦居座下，自是道價欝跂，叢林傾挹。師智崇禮卑，如常不輕，提獎唱誘，孜孜不倦，所至皆成寶坊。師演四十八願時，有異人頂白冠，冠有蛇，四足，來聽說法。人怪問之，對曰：「吾乃法冠，而乃境觀。」忽不見。

萬曆甲申，憩錫蘇之蓮華峯下，建精舍居之。丁亥九月，忽示疾，語眾曰：「二十二日不作離散，便可再展〈華嚴〉。但老僧不得曲狥人情。」至日，晨起沐浴，跏趺說偈曰：「虛空無面目，無位強安排；話頭不話頭，處處是如來。」又曰：「今年六十六。不知做甚麼。咦！諸人著眼看這箇消息，佛祖到來也，用他不著。」言訖而逝，異香積時不散。奉全身三日，顏色自若生。荼毗，斂遺骨塔於蓮華峯之陰。壽六十有六，臘五十有四。王世貞作銘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